

書評

絕望工廠： 日本留學生與實習生的奴工實錄

Desperate Factory, Foreign students and Interns as Slave Labor in Japan

賴欣儀 *Hsin-Yi Lai*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行政專員

*Administrative Specialist of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當政府跟企業成為奴工制度的幫兇，在教育與勞動體系下的雙重剝削，法令上的限制跟現實上的困境，以為是夢想中的淘金天堂，卻是深不見底的奴工地獄。這是當代日本外國留學生與實習生的現況，同時卻是多數人選擇忽視的現實。出井康博(Yasuhiro Idei)「絕望工廠 日本：外國留學生與實習生的現代奴工實錄」的報導文學，點出了曾經是夢想之國的日本，目前所有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便利生活」實際上是建立在剝削外籍勞工的基礎卻幾乎不自覺的事實。當夢想之國天堂搖身一變成為壓榨剝削的絕望煉獄，為了生存的外籍實習生們，只能在煉獄裡鋌而走險地生活著。

本書的主題是發軔於 1993 年的外國人技能實習制度之源起及發展，該制度依據日本國際研修協力機構宣稱：「將日本所培養的技能、技術或知識，轉移至開發中地區，培養當地經濟發展人才，推行國際合作。」「絕望工廠」則戳破以「國際合作」為名的假象，清楚說明了當代日本用實習

生或留學生的包裝，實則用這些外國人作為日本國內補充體力勞動者的現況。本書一共分為六章，作者首先以身上只剩「兩千日圓」的留學生破題，透過越南留學生熊小姐的現身說法，說明一個靠著家裡抵押借款 150 萬日圓的越南留學生，受到留學代辦中心與日語學校的層層剝削，在日本的留學生活儼然是捐客們的階下囚。

回顧實習制度的建立，作者指出在 1980 年代中期，日本因泡沫經濟的原因，出現中小企業人手不足的困境。因此在 1990 年成立了「KSD 中小企業經營者福祉事業團」，並組成 KSD 的遊說團體，以設立實習制度及貢獻國際社會這類口號為包裝，實際上則是想要透過實習生引進來解決日本國內人手不足的問題。

當一個進步國家的社會人口結構因少子化、老年化等問題，出現勞動力缺口，如何解決勞動力不足的問題，透過何種方式來進行勞動力的補充是目前全球的重要議題。

以日本為例，政府利用外國留學生與實習生作為補充勞動力的選項，這在結構上涉及了全球勞動市場與教育市場的移動與買賣的議題。在現實的操作上，監理團體與仲介機構這類捐客的存在，讓僱用實習生的企業必須負擔實際上並不低於聘用日裔人士或日籍員工的成本（以書中為例，企業需先加入監理團體，每年繳交 10 萬日圓的會員費，並需負擔每名實習生 50 萬日圓的介紹費，實習生開始工作後，還需向監理團體繳交每月 5 萬日圓的管理費），在這些成本扣除後，為企業工作的實習生所領到的實際薪水自然是少得可憐。

而中介團體機構主要是憑恃良好的政治關係，從中收取高價的仲介費與管理費（實際運作上通常沒有管理），結合了政客（可能是前國會議員或退休官僚所發展的事業第二春）、公家機關聯手成為壓榨制度的共犯，在這個壓榨的金字塔結構下，最上層少數政商關係良好的監理團體與仲介機構獲取了最大利益，中層的企業負擔了不低的成本獲得素質不一的勞動力，而最下層廣大的實習生則是被層層剝削及壓榨的廉價勞工。

在日本國內因政治經濟上（政客及利益團體）的相互結合，改變了法規制度，讓整個實習制度的影響迅速擴大。也因此「外國人技能實習制度」被作者喻為是**國王的新衣**，無論是僱用實習生的企業或實習生都必須配合政府演這齣以「貢獻國際社會」和「培育人才」為名，實則是為了開放外籍勞工到日本工作的大戲。

實習制度不僅提供了監理團體與仲介機構賺錢的管道，同時也讓外國留學生淪為日本教育機構待宰的肥羊。以想去日本留學的越南人為例，所需負擔的代辦費用高達 150 萬至 200 萬日圓，這些遠赴他鄉的年輕人原本懷抱著利用留學名義來賺取月入 20 萬至 30 萬日圓的薪水，到了日本後卻淪為日語學校、職業學校或大學的搖錢樹，投入一般日本人不願意做的 3K 工作（髒、累、險），並領取低薪的廉價勞工。

這些外國實習生為了繼續留在日本工作，只得日復一日陷入超時低薪工作的循環。將焦點回到外國實習生在日本社會生活的個體層面上，原先離鄉背井是為了追求更好經濟可能性的這些人，不僅無法得到更好的經濟生活，相反的還陷入底層長時間無止盡重勞動的工作中，過著擁擠、狹小的蟹居生活，並忍受著奴工般的處境。

正因為必須拼命工作還債及賺錢，假留學之名行工作之實的外國留學生們，根本無暇好好專心學習日語，在語言隔閡及文化差異的衝突下，外籍留學生與勞動力的角色失衡的狀況下，這些長期在體力上與精神上面對著高度壓力，也無法融入當地社會的外國實習生們，正步步被日本結構與社會逼到牆角，有些走向了犯罪（竊盜、攻擊等）。當這些外籍人口造成的犯罪與治安上的漏洞出現，日本社會與民眾對這批外籍勞工的錯誤理解和缺乏關懷及同理，埋下了社會衝突的種子，也反噬日本社會原有的穩定，如同不定時炸彈般，一觸即發。

作者爬梳日本外國人實習制度的真實與現況，儘管至今仍高舉著「國際合作、貢獻國際社會」的旗幟，但整套制度的運作則是將每個外國實習

生當成被剝削的來源，同時榨乾他們的金錢跟勞動力。這些外國實習生被日本的仲介機構、監理團體、教育機構跟企業社會，如同洋蔥般一層一層的剝削與壓榨。

再者，作者在開放外籍看護失敗的理由這一章，也敲響了一記警鐘，本章說明了在高齡化社會中，居家看護與護理師的需求大增，但日本高門檻的看護標準，面對其他先進國家（如加拿大、德國）的人才搶奪與競爭，在薪資待遇及制度無法與其他先進國家競爭的情形下，只是將人才向外推，如此而已。

絕望工廠書中的種種，述說著一個國家光鮮亮麗的表象，往往是靠著掩蓋藏汙納垢的累積而形成。所謂的進步表象常是壓榨或壓抑其他弱勢聲音的成果，本書剖析了日本社會勞動力結構的龐大缺口，這些日本人不願意屈就的底層工作，轉由外籍勞工承擔，但日本社會的既得利益者卻吃相難看，罔顧這些願意付出勞動力的外籍人士權益與基本生存需要；相反地，甚至透過各種手段利用、剝削及壓迫他們，最終會引發受壓迫者忍無可忍的反抗（如犯罪）或出逃（返國或轉至其他國家就業）。

作者通過自己採訪 10 年外籍勞工職場的經驗，提醒著日本社會，這種一直以來被視為理所當然「便利生活」，是建立在外籍勞工忍耐低薪與重體力勞動的基礎上，更提醒日本一直被忽視的關鍵事實—如果外籍勞工離開日本，日本人所習慣的生活方式將馬上崩解。

因少子化、老年化議題而產生勞動力缺口的先進國家自然不僅止於日本，當代全球勞動力市場也進入了全球競爭時代。維持社會穩定運作是需要勞動力的持續投入，不少國家政府已經意識到高素質勞動力的重要性，同時開始積極建構對外籍移工更友善、更穩定的工作環境與經濟保障，期能吸引外籍移工將勞動力的投入。

他山之石，可以為錯，回到我國的現況，106 年底我國產業及社福外籍勞工人數為 676,142 人，其中產業外籍勞工為 425,985 人、社福外籍勞

工為 250,157 人，¹從勞動部提供的資料來看，97 年底的外籍勞工是 365,060 人，十年內增加了 31 萬人次，這現象說明了外籍勞工已經成為維持我國社會運作不可或缺部分，而我國對外來勞動力的依賴在可見的未來也是只增不減。台灣社會也頻傳外籍漁工、看護等受到血汗壓榨或虐待等事件，台灣與日本也面臨著相似的處境，這些理所當然的便利生活，實際上是奠基在外籍勞工的付出與犧牲上，但享受這些的我們，是否有意識到他們的重要，並尊重感激他們的存在？

當勞動力缺口是結構性不可改變的現實，如何讓外來移工能安居樂業，融入自己的社會，已成為當代眾多先進國家的重要議題。台灣社會與日本社會正面臨同樣的困境，多年來靠著新移民與外籍移工的加入，方能維持與穩定社會運作。看不見的事實或被忽略的聲音，並不表示不存在，絕望工廠一書提供的日本經驗值得台灣社會借鏡與深思，也唯有一個尊重多元及感激他人付出社會，方能讓離鄉付出珍貴勞動力的遊子們願意停留，為這個社會共同努力。

責任編輯：吳惠庭

¹ 資料來源請見勞動部網站，〈產業及社福外籍勞工人數—按開放項目分〉，
<http://statdb.mol.gov.tw/html/mon/212010.htm>。